



神へ 16  
2752  
37



門 16  
號 2752  
卷 37

香山閣

余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二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  
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  
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  
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  
如蟠石見易通卦驗

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夏至景風立秋涼風秋分閭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求

闔風立冬不周風冬至廣莫風見易緯初春至夏五  
日曰花信風梅花風先棟花風後凡二十四番見歲  
時記六月黃雀風見風土記九月鯉魚風見提要錄  
三月鳥信風五月麥信風見國史補又雄雌風見宋玉賦  
離合風見陸機要略上行曰扶搖風曲上曰羊角風見莊  
子梅雨後涼風一月曰舶棹風海大風曰颶母風發時先  
緩後急曰鍊風見嶺南歲時清明大月支、八風曰葡萄風  
見金樓子杏花雨見提要錄又桃花雨河朔謂之潑火雨  
三月榆莢雨見汜勝之書三月三日留客雨見陸機  
要覽五月分、雨見續博物志七月灑淚雨七月六

日洗車雨見歲時雜記九月黃雀雨見提要錄  
風神曰孟婆對颶母可也又風母如猿打殺遇風即  
活雷公如猪冬月蟄地中掘得之二物皆可食作對  
甚切其形亦相似也

楊用脩記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蘸連州水下流  
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洑一日百盈  
百竭應漏刻焉可謂奇聞矣因筆之

莊子云得水土之際則為蠹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  
陵鳥一名車前陵鳥得鬱栖名虫則為鳥足草鳥足之  
根為蟻螯其葉為蝴蝶蝴蝶化而為鵲名虫鵲掇干

目為乾餘骨名鳥乾餘骨之沫為斯彌名虫斯彌為食醯

酒上願輅名虫生乎食醯黃輓名虫生乎九猷名虫督芮名虫

生乎腐蠶亦名爾雅云一名念鼠羊奚草名化乎不筭义竹

生青寧名虫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未詳列子又有

羊肝化為地臯馬血為轉鄰皆燐鬼人血為野鷄為

鷓鴣為布穀布穀又復為鷓燕為鴿田鼠為鶉朽瓜

為魚老非為鳧老踰為鰻魚卵為蟲豈爰之獸自孕

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鴟純雌其名大膏純

雄其名穉蜂餘同莊子

黃魚化為鸚鵡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豬沙

魚之班者化為虎見倦游雜記

有情化無情婦人化石山蚓化百合無情化有情腐

草化螢陳麥化蝶

鯨化黃熊望帝化杜鵑褒君化龍牛哀化虎黃母化

電徐伯化魚其他不可勝記

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蟹歲月推移氣變物類

蝦蟇為鶉雀為蜃蛤蠶食桑老績而為蠶蠶又化而

為蛾蠨蠸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

志稱婁縣石首魚化為鳥羅州魚化為鹿石首小者

一名躡水一名春來吾婁人今不聞化二名亦不聞

奚仲造輅車見李尤銘

黃帝作指南車又作華蓋太公作曲蓋殷高宗作雉尾扇俱見崔豹古今注指南車沈約宋書云周公所作

記里鼓車沈約宋書不著作者劉宋高祖平姚泓所得行每一里木人擊鼓一淮按柳子厚有記里鼓詩秦文公作旄頭飾騎見列異傳玄中記云秦始皇作黃帝作旗幟見列子

黃帝作旃又作冕魯昭公作弁俱見世本黃帝作几見李尤銘

舜作五明扇見古今註

興作甲與少康子也見世本

蚩尤作戈戟及矛見李氏春秋又作劍及鎧見管子鑿齒作楯見山海經

揮於作弓夷牟作矢俱黃帝臣也見世本荀卿子云倕作弓浮游作矢山海經云少皞生股是始弓矢黃帝作弩見古史考

鯀作城郭禹作宮室俱見世本

神農作市見古文

伶倫作權度量胡曹作衣裳俱見呂氏春秋

...

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

神農作耒耜見古史世本云倕作

皇甫陰作樓及犁見魏略

夙沙氏作鹽見世本

儀狄作酒見呂氏春秋又戰國策云帝女儀狄造酒

鯀服牛相士乘馬臘作駕三人皆帝堯臣也見世本

又宋衷云韓衷侯作御

蒼頡造字黃帝史也見世本

舜造筆見博物志又云蒙恬造

蔡倫造紙見東觀雜記

堯作圍棋烏曹作博見世本

齊武陵王暉作側楸碁局見馮鑑續事始

老子入胡作樗蒲黃帝作蹴踘見博物志

劉向作彈碁見西京雜記

曹植作長行局卽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陸也俱

見後魏李邵序

漢武帝作藏鈎見辛氏三秦記

晉摯衛尉作四維戲紙局木棋見李秀賦

周武帝作象戲見後周書

紂作粉見博物志

齊州山人高... 卷之百五十七 世宗...

尹壽作鏡見玄中記

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孟頫帝王統錄云陰

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是陶唐氏作

岐伯作鼓吹見蔡邕初志

神農氏作琴見世本禮記云舜作琴廣雅作伏羲

庖羲作瑟見世本史記云帝使秦文作瑟山海經帝

俊子晏龍為之

蒙恬作箏見風俗通按禮樂書已有之恐不始恬

武帝始用笙篴見史記續漢記云靈帝作按釋名云

師延作也

帝學令朴卜作鼓鞀見呂氏春秋又云倕作鞀及鼓

炎帝伯陵作鐘見山海經

黃帝作清角見國儉賦

女媧氏作簫見禮記風俗通作舜

女媧氏作笙簧隨作竽女媧臣也商辛作項蘇成公

作箎周平王時諸侯也俱見世本

丘仲作笛漢武時人也見風俗通或云塤箎笛又矣

黃帝作釜甑見古史神農作釜見周書

孟莊子作鋸鑿見古史

夏少康作箕帚見古本

夏昆吾氏作瓦鳥曹氏作磚俱見古史

伯益作井見博物志

公輸般作石磴倕作鈹俱世本

蚩尤作冶見尸子

神農作陶見易尸子云昆吾作

雍文作春黃帝臣也見世本呂氏春秋云赤翼作杵

伏羲氏作網見古史世本云勾芒作網及羅伏羲臣

也

詹何作綸鉤及餌見劉子

黃帝作舟楫見易

舜作瓦棺土塋見古史

夏禹作伺鳳即相竿也見古今註

黃帝作斧鉞見輿服志

黃帝作刀見洞冥記又見二儀實錄

蚩尤作陌刀舜作鞬鹿箭筒輶輶亦見二儀實錄

五兩候風扇也淮南子曰綏兵書曰以鷄羽重八兩

建五重旗羽繫旗巔為五兩

笮簾船中牀以薦物者也祥柯者繫船筏也郡出此

材以得名見華陽國志

漢武帝令宮人為八字眉梁冀妻孫壽改翠眉為愁



眉卓文君眉色如遠山人效之為遠山眉魏武帝令宮人掃青黛眉連心細長謂之蛾眉粧五代宮中畫開元御愛眉小山眉五岳眉垂珠眉月稜眉分稍眉涵烟眉鳳池院尼童有淺文殊眉唐明皇今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烟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月却月爭新奇

香半邊喬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浴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

髮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女媧氏以竹為笄赫胥氏以木為梳堯以銅為笄舜以牙玳瑁為梳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望僊髻參鸞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垂雲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僊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髻髻同心髻魏武帝宮有反縮髻又梳百花髻晉惠帝宮有芙蓉髻陳宮有隨雲髻隋文宮有九貞髻煬帝宮有迎唐八寶髻又梳翻荷髻坐愁髻唐高

祖宮有半翻髻及縮樂游髻明皇帝宮中雙鐙望髻  
髻迴鵲髻貴妃作愁來髻貞元中有歸順髻又有蘭  
掃粧髻漢梁冀妻作墮馬髻長安城中有盤桓髻烏  
鵠髻又作拋家髻及倭髻髻王憲亦作解散髻斜髻  
簪周弘文少時着錦紋髻二公皆男子尤可咲也  
春申君客躡珠履秦始皇有望僂鞋漢有伏虎頭履  
繡鴛鴦履東晉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朶履南宋有重  
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梢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漢履  
婦人員頭男子方頭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  
舊為屐者齒皆達橋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

曰陰卯

幘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  
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  
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雖為將帥皆著纁巾魏  
武惜財擬古皮弁裁纁帛以為帙以色別其貴賤帙  
即帙也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因而弗  
改巾以葛為之形如帙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  
尚書八座三省侍郎白帙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  
宦者烏紗帙士人宴居皆看帙矣王丞相白帙練布  
單衣江左以後白紗帽遂為人主之服臣下不敢輒

用按五行志服妖傳玄議白帟白乃軍容非國容也  
齊以爲縞素凶喪之象南齊書亦云白帟單衣謂  
之素服以舉哀臨喪者又初作白帟橫縫其前以別  
後名之曰顏永嘉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帟

帽本纚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縉爲之後世  
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帽永明中蕭詵開博風帽後羃  
之製爲破後帽末年民間製倚勸帽建武中帽羃覆  
頂東昏侯斷之東昏時羃小又造四種帽因勢爲名  
一曰山鵲歸林二曰兒子度坑三曰反縛黃離嘍四  
曰鳳凰度三橋皆照妖也吳孫休衣服之制上長下

短積領五六而裳居二上有餘下不足也魏晉武太  
始初衣上儉下豐首衣者皆厭襖下掩上也元康末  
婦人衣出兩襜加乎交領之上內出外也

晉末嘉間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  
被於額自出而已吳婦盛粧者急束其髮而剃角過  
於耳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  
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輿臺成俗  
太元中公王婦女必緩髮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旣多  
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

頭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髮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庶

漢梁冀作平上軒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妻孫壽作愁眉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咲周弘正着紅禪錦絞髻踞開善寺門聽經後又着綠絲布袴繡假種餞劉顯皆所謂服妖也

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爲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衫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鬢爲首飾而好服黃裙近服妖也時人爲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

○學齋佔俾有云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止以冕尊鬯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虞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是有簪導方爲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幪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鷄鶡閒居則有竹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稍施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離白葛漉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爲禮而戴冠不巾者爲非禮八朝服幘頭乃後魏狄製及後唐而施長脚同伶

優之賤至於今士夫安之曾莫議其非者以至於履  
鳥則古有鳥有履有履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  
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為靴而至今服之本朝徽  
宗政宣間嘗變靴為履矣至高宗時務反政宣之失  
仍變履為靴冠履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窳其似至  
如上衣下裳各為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乃裙也今  
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為橫  
幅而綴於下謂之襪今之公裳是也戎狄之服也數  
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革

吾所以備著晉及六朝服飾之異者不惟見其時趣  
之異亦欲使善画者不取譏於有識與鑿画者  
為人所給也

今公侯伯所戴貂蟬冠制按武冠一名大冠一名  
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惠文冠以其  
造也亦云惠者蟬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即  
之籠中也漢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  
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金取剛強百煉不  
耗蟬居高飲清口在腋下貂內競悍而外柔縶蓋真  
貂也故曰貂不足狗尾續今則取絲繩屈曲而上有  
纓耳今蟬有三等國公王侯金伯玳瑁

今文臣冠卽古進賢冠也然古前高七寸後高三寸  
與今稍不同今則後高而前低梁制人主始加元吧  
五梁三公及公侯三梁卿大夫關內侯千石以  
梁餘一梁今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以次  
殺至九品雜流一梁於前綴一小粧金獬豸曰豸冠  
內外臺臣得戴之按古獬豸冠高五寸以縱爲展簪  
鐵爲柱卷亦不同也

漢天子不能令馬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鈞馱淳四  
也然則天子不以馬矣曹公以騎征伐故重牛車迨  
晉世而益貴至有瑩蹄角稱八百里駁又日行七

里如王君夫苟道將者江左而後又有當世快牛陳  
世子青玉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

沈約宋書天鹿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角端日行  
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白澤黃帝時獸蹄后上  
之獸俱神靈能言語餘者幽隱獸能辟災害飛兔騶  
裹俱日行三萬里神馬也天鹿疑卽天祿辟邪而形  
不稱角端在元太祖時見西域元太祖時卽律楚材  
引以阻師者

馬賦有二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騾綠耳金喙騰黃騶  
吾言先蒲稍啓服野麋蛾鹿白蟻雞斯蜚鴻母兒遺

風騷裏茲白纖驪按黃帝有馬曰飛黃一曰騰黃乘黃吉黃翠黃紫黃狀如狐又飛兔日行三萬里騷裏日行萬八千里散宜生賂紂者曰維斯又犬戎吉疆義渠茲白能食虎豹周穆王傳八駿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綠耳余有史道碩畫本名同又有名翠龍者見楊雄河東賦王子年拾遺記則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超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疑未見穆王本傳故也唐侯有驪驪又圖有含陽紅驪黃鶴晨風綠蛇紫燕秦始皇有七馬一

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躡景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晨裊一曰神鳥唐侯有驪驪項王有烏騷漢文帝自代還有九馬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燕六綠離七龍子八驕駒九絕塵後得千里馬却之漢武有天馬西極馬天馬汗血又東方朔獻馬曰步景宣帝有象龍昭烈有的盧魏武有絕影呂布有赤兔張飛有玉追曹真有驚帆曹洪有白鶴魏文有鮮卑黃耳又遺孫權纖驪陳王獻魏文大宛紫驛齊高祖有龍驤赤冉閔有朱龍劉琨有騏驎元琛有追風亦驥吐谷渾有青海驄隋文帝有獅子驄

唐太宗得之民間太宗有六馬拳毛騮平劉黑闥來  
什代赤平王世充白蹄烏平薛仁果特勒驃平宋金  
剛颯露紫平東都青驢平寶建德又得骨利幹十馬  
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  
五曰決波駒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駒  
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唐明皇有照夜白又玉花  
驄又大宛紅紫青黃丁香桃花六匹撥代宗有九花  
虬德宗有神智驄如意驄望雲驢秦叔寶有忽雷駮  
郭子儀有獅子花即九花虬也宋玉明圖此撥有八  
白紅耳此撥鴛鴦赤撥桃花此撥丁香此撥青此撥  
騮此撥榆此撥紫騮此撥魏王繼岌選蜀馬二十匹  
麝香駒錦耳驄駱十二起日驄徧界玉陷冰駒長命  
駒孫兒驄龍菘白八百哥掠地雲錦地龍雪面娘月  
影三玉尾駒撒沙駒天花駱旋風白罕地嬌六尺金  
啣蟬奴杜重威馬曰吉祥坐景延廣馬曰肉胡林宋  
太宗有碧御驥仁宗有玉逍遙  
烏耗國出小步馬越睽出越睽駿  
馬左足白曰鼻驪白雜毛曰鵠所謂烏驄也赤馬黃  
鬣曰騏驎黃馬黑喙曰騶驪驪馬白跨曰驕黃白曰  
皇純黑曰驪黃驛曰黃蒼白雜毛曰驢黃白雜毛曰

卷之百五十五  
十五



駉赤黃曰駉青黑曰騏青驪驎曰驎連錢驄也白馬  
黑鬣曰駉赤身黑鬣曰駉黑身白鬣曰雜陰白雜毛  
曰駉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駉豪駉曰驎  
毫在駉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青驪曰駉今  
鐵驄也

周書王會所載國名物產亦多奇詭不經青馬黑駉

謂之母兒稷慎育犬麀似麀人前兒若獼猴立行良

夷在子人首腊其腹揚州禺禺魚名解寇發人鹿如

迅俞人雖馬青丘九尾孤周頭輝炫也黑齒白鹿白

民乘黃似驎有東越海蛤歐人蟬蛇姑於越納口姑

妹珍且甌文唇若人玄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靴

義渠玆白白若白馬史林寧耳身若虎豹尾長比

戎以閭閻以隄寇渠叟以戾犬飛食棲煩星施理十

盧以牛牛之區陽以鼈封若龜前規矩以麟西申以

鳳鳥丘羗鸞鳥巴人比翼鳥方楊皇鳥蜀人文翰若

雞方人孔鳥蠻揚程鳥倉五翡翠又伊尹為湯定物

貢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渝文身

貢魚支之鞞鳥馴之醬鮫敵利劍正南瓠鄧桂國損

子產里百濮九菌貢珠璣瑋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

短狗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巴闕耳貫駒雕題離丘

漆齒貢丹青白旄紕蜀江歷龍角神龜正北空同大  
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織梨莫  
龍東胡貢素馳白王野駒駘駘良耳

穆天子傳狗名重工徹止霍假來白龍狗獸名白狐  
玄貉赤豹白虎後猓野馬叩叩距虛枋牛豪馬豪牛  
豪羊鳥名鸛鷄白鳥青鷓草名霍葦莞蒲茅蒼蕪蓼  
荅董木禾木名模董姑繇

史記世俘解謂武王狩禽虎二百有二猫麋五千二  
百三十五犀十有二犛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  
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麀十

有六麋五十麀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征四方  
凡敦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九十  
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一凡服國六百五十有  
二此雖夸大不經之辭然武王克殷之後封同姓及  
異姓功臣數十餘國此必有所廢滅而一無所考豎  
儒不學却以為後世無史吾不信也

今人俗書鯢魚作鱣魚非也爾雅曰鯢鱣刀注今之  
鯢魚亦呼為魴魚按山海經浮玉山北望具區茗水  
出于其陰其中多鯢魚郭璞注云鯢魚狹薄而長鬚  
一名刀魚太湖中饒之蘇子瞻詩知有江南風物否

桃花流水鱖魚肥

江鱖湖鱖皆有子海鱖無子河鮪大斑魚小形同皆美肝有客戲謂海鱖為江湖二鱖婦斑魚為河鮪孫謔而有理

物之瘦者蜈蚣輕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如蒲帆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斤噉之極肥美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屠裂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鞞鼓其肉暴為脯美於牛肉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墮角而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以陰為體者以陽為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于男子鹿茸補陰利于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槩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于麋鹿亦不能辨矣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奉天門召翰林臣出示元內庫所藏巨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

之數命學士宋濂為賦濂既承命謂庚子實宣和二  
年字疑祐陵所書又以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  
志第八卷史補頰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  
一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以為疑  
又引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以為實跋  
尾後云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  
易宣和為保和殿至四年壬辰夏四月丙午詔錄三  
館書置三和殿及太清樓祕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  
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  
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

月月終尤不可致詰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祐  
陵所書雜書載海外多大桃或者得其遺核特依此  
而托之者歟宋記如此按玄中記云木子之大者有  
積石山之桃實馬大如十斛籠又拾遺記漢明帝時  
獻巨核桃此桃霜下結花隆暑方實鄴中記石虎苑  
中有勾鼻桃重二斤神異經東北荒有桃高五十丈  
葉長八尺廣四尺子徑三尺二寸然則巨桃核誠非  
王母所遺漢武者矣

秦中果實之佳者曰偏桃仁燕中果實之佳者曰巴  
旦杏仁巴旦蓋胡元時語也今杏仁多而偏桃仁遂

少按嶺表錄異曰核桃出暹占國肉不堪食胡人多收其核遺漢官以稱珍異其形薄而尖頭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味酸似新羅松子性熱入藥分與北地桃無異今巴旦杏亦不堪食其仁味甘於榛而鬆於榧真佳品也

抱朴子曰河上姤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肺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見用缺盃覆盆釜鑿大戟鬼箭天鈞則鐵瓦之器也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

卿則謂人之姓名也

元太祖西征至印度遇大獸其高數十丈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進曰此名角端乃彗星之精也聖人在位斯獸奉書而至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按漢書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其獸則麒麟角端張揖曰角端似牛其角可以為弓郭璞曰角端似猪角在鼻上可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師古曰郭說是也史記作端音端漢書文選皆作端然則角端乃北中一獸也楚材權詞以對耳不踰年而元祖崩豈非神異之物乎

又注麒麟云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麒麟黃色角端  
有肉陶九成併以以釋角端云似麒麟而無角抑何  
鹵莽之甚耶據璞解則今之畫一角者麟也非麒麟也  
○郡國志曰大賓縣漢布山縣地有堂牛與蛇同穴  
牛嗜鹽俚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探之牛舐之出外  
則不得取其角為器一曰糖牛又山海經烏鼠同穴  
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爾雅云鳥為鷓鼠為鼯郭璞  
注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鷓而小黃黑色穴入地  
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胡承之云甘肅永昌衛山中  
亦有此異鳥則灰白色夷名本周兒鼠則如郭注夷

名苦木元兒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七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三

史記載宰我為齊相作亂夷其宗後人以為闕止之  
 誤韓非子難言篇宰予不免於田常則在其時已記  
 之矣又云處子賤西門豹不闕而死人手則二君亦  
 不良死淮南子齊簡公專任大臣宰相故使田常鴟  
 夷子夷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太史公  
 稱范蠡至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齊人聞其賢以為

相范蠡謂父受尊名不祥乃歸其相印散千金而去  
之陶然則范蠡相齊之後又為田常謀事成乃去耳  
按說苑云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  
不見旌節無起鷓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而  
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滅之也

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轅放北門之  
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  
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  
菽門之外而令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商鞅徙  
木之賞蓋本此人知鞅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

○季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  
穿井而獲狗何也孔子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土之  
恠曰墳羊然則夫子以為土無狗也按尸子曰地中  
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曰賈晉太興元四  
等羊及隆安初皆於地中得犬使夫子而當其時不  
誤對哉夫子又云木石之恠曰夔蝟蝟水之恠曰龍  
罔象而吳先主樟樹中斫之有物面似人而狗身陸  
敬叔曰按白澤圖云木之精曰彭侯狀如黑狗無尾  
可烹食之當是時夫子又當誤對也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師而伏



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使  
令尹盡誅為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齊大夫與蘇  
秦爭寵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  
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  
為齊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  
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若起與秦身死  
而能報讎者也

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胥戰國策以為楚  
冒勃蘇此非二人戰國策之誤也

吳公子慶忌欲復王僚之讎而為要離所殺夫差將

亡公子慶忌驟諫欲殺不忠者為夫差所殺一見史  
記一見左傳然則吳有兩公子慶忌耶

說苑云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左師觸龍者諂諛  
不止荀子云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矣趙又有左  
師觸龍說太后長安君為質事是有三觸龍二諂而  
一忠又二觸龍俱為左師亦奇事也晉文公之舅狐  
偃字子犯為上卿稱咎犯其孫平公以咎犯參治國  
晉亦有兩咎犯也

宋子罕與田恒九人上逼君下亂治擾外以撓內親  
下以謀上又云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

舟州山人補遺卷之五十一  
世經堂刻  
才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然則子罕者左氏以為賢相而韓非氏以為弑君之賊也

荀子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註去疾張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為韓克蓋前人之愆者也

漢儒云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禹母啓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稷故周姓曰姬禹禹逆生閻母背而出后稷者順生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紂誅順生者子孫順亡故赧王伏此甚可笑桀亦非誅死也王充辨之更益

支離

夏禹伯益作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郡縣神農作本草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周公作爾雅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云孔丘卒左丘明作世本而有漢高祖燕王喜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李斯作蒼頡篇而有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司馬遷作史記而有班固敘贊劉向作列僊傳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又作列女傳其子歆足成之而有更始韓夫人明德焉后梁婦人嫫傳顏氏以為後人所羈非本文也

然山海經本草爾雅恐亦非禹神農周公作

孔子三世出其妻曾子之出妻也以蒸藜不熟孟子之出妻也以惡敗按禮記檀弓曾子父子俱出妻然顏氏家訓有云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遂終身不娶恐別有據

太公金匱曰武王代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巳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據此則太公一吃菜事魔茅山道人也誣罔那可信

王充云堯以天下讓舜鮒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鮒何得有此事而充妄引之

○虞子賤治單父而矐有若謂之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云然則子賤之鳴琴固有若教之也

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見史記又起衛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出其妻妻之弟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見韓非子公叔爲相尚  
魏公主而害起從其僕謀謂武侯曰起賢人也而國  
小與疆秦壤界竊恐無留心也武侯曰柰何曰試延  
以公主無留心則必辭公仲召吳起令公主怒而輕  
公仲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也辭武侯遂疑之起出  
奔楚見戰國策合三者觀之爲起妻者不亦難哉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  
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紂不聞拘宣室果繫所也漢  
不宜以名齋殿

淮南子武王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註謂上黨地

揚用脩引列子稱太形爲太形從形字音此亦一證

○古樂錄載卞和獻楚王玉王使樂正子視之以爲  
石也而刖和足此樂正子卽所謂下堂而傷其足三  
月不出猶有憂色者也又傳稱堯時十日竝出焦禾  
殺稼使羿射九日盡墮及羿妻竊長生藥八月爲婦  
娥事雖不經而極可笑予嘗戲作荆玉篇末云膝行  
向前中自傷野人安敢望陵陽惟憑寄與樂正子三  
月胡爲不下堂又古意末句云不信雕弧摧九日却  
留明月隱嫦娥可供藝林一笑

阮嗣宗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註謂李夫人趙

飛燕大誤或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游從班史谷永傳又有為趙李報德復怨註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楊用脩又言即趙季李欵然二人皆陽翟大俠為何竝所殺未審孰是

諺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詩有奮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其事甚明而附會其說者至以池魚為姓名以王謝為商誤游烏衣國又孔子謂公冶長在縲紲之中而小說謂公冶長識鳥語為鳥所誤至沈佺期引之入詩曰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皆可笑也

李密為祖母陳情解官而後以遷遲怨望獲罪方望諫隗囂稱王而後立劉林以死李迴秀為母出忤婦而晚為張阿臧私夫劉殷孝子而以二女奉劉聰至太保房玄齡妻為夫病剔目而後以妬聞太宗脅之以毒而不懼臧質之守盱眙奚滅狀恭孔覲之清節何愧羊續袁顛之才氣亦不下其勇蔡興宗而卒以從亂誅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平陵方望以書別隗囂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遂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創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固其宜也

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  
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願將軍勉之雖鳩夷子  
皮何以加焉然至立劉沛作天子自為丞相卒陷大  
僂死者有知能無為西州強魄所笑

梁冀使馬融為飛章奏李固云胡粉飾面搔頭弄姿  
此雖誣語要是當時風俗亦有之耳何晏粉白不去  
手又五行志稱其好着婦人之服以為服妖顏氏家  
訓有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傳  
粉施朱駕長蒼車踉高齒履坐碁子方檮憑班絲隱  
囊蓋自唐以後始不復傳朱粉耳昔人不知隱囊之

制觀此可以意會矣古字體皆作隱疑此隱囊也

陰符經是秦漢人贗作李荃為之釋仍託辭於驪山  
老姥以神其說楊用脩遂謂為荃作非也荃開元時  
人永徽中褚河南遂良嘗奉旨寫一百卷今養生家  
尚尊之以比於素問參同

驚帆魏曹洪所名駿馬也馳馬吳孫權所名快舫也  
二事正相反而又相對出一時甚奇舟又有鳴鶴飛  
鳥青鵠茵鶯蒼隼鸚鵡鴨頭鴻毛者皆鳥名見  
西京雜記晉令宮閣記吳志蜀王本記異服雜事諸  
書白鵠青雀見梁元帝詩

楊用脩記魏蘇則與吉茂同隱太白山則為侍中侍  
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造不止執  
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  
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  
謂不得坐車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答  
茂陳晦伯正揚辨之更不明按虎子執裘器也漢侍中  
親省起居不免奉溺器漢孔安國以儒者特聽掌御  
唾壺朝廷榮之鹿車柴車也中僅容一鹿故名漢元  
散郎乘鹿車見趙憲傳茂以則雖貴而褻故笑之則  
謂我雖褻不若汝之遲滯也以虎子對鹿車又借仕  
宦不止車生耳意非謂重較反語也

王充有辨諱諸篇其辭雖繁猥亦足以見當時風俗  
也大諱四其一諱西益宅墓與田則不諱其二諱被  
刑為徒者不得上祖父墳墓其三諱婦人乳子以為  
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不與交通乳  
子之家亦忌惡之踰月乃入室江北乳子不出房室  
至夫乳置之宅外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  
犬其四諱舉正月五月子至曲俗微小之諱如厲刀  
井上承屋檐而坐及懸冠偃寢以箸相受相代掃之  
類不一而足又穿墓起宅蓋屋擇日墾田治園圃不

高  
卷之五十八  
九

擇日沐頭擇日浴不擇日裁衣擇日治冠不擇日今亦因之學書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不以子卯舉樂云殷夏以子卯日亡也今小兒除髮避火日丁日

荆楚歲時記五月忌曝牀薦席又忌上屋

傳謂夔一足而莊子又有夔憐蚘蚘憐風世人真以夔一足矣獨韓非子明之哀公問孔子曰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它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非一足也又謂黃帝四面而尸子明之引孔子云帝合如已者四人于四方謂

四面耳非真四面也

古稱金鷄放赦至今詔書於五鳳樓以金鷄口銜下之三國典略司馬膺之曰案海中有占天鷄呈動當有赦故帝王以金鷄建赦

商雒鼎十有四蔡君謨以問劉原文不能對呂氏考古圖古器銘有十二月十九月枚敦銘惟王十年十有三月十三月或是閏月若十四十九月則不可知矣或以爲人君卽位居喪踰年未改元要之古無此禮殆不可曉也

典謨之世君臣俱稱朕至屈原猶稱朕皇考秦制定



而後人臣始不敢稱朕矣然於稱謂之際猶未大相  
懸避也馬援醜酒享士皆伏稱萬歲姚期叱門者曰  
趣武帝詔山濤曰山太常雖居諒闇謝鯤言端拱廟  
堂薛宣自言垂拱蒙成蔡邕揚賜碑統大麓之重潘  
尼贈盧景宣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誅奄忽登遐  
陸機父誅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姊誅云倪天之和晉  
曹攄一縣皆稱曰聖君司馬相如傳臨邛命日往朝  
相如魏相傳帶劍奏事霍光傳鷓鴣鳴殿前樹上黃霸  
郡國上計吏長史一輩先上殿自六代而後則無之  
矣宋孝武裁損諸王制度其禁始嚴見江夏王義恭傳

○桓譚新論曰太原民為介子推故隆冬不火食今  
陸翹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  
食三日作乾粥范曄後漢書周舉遷并州刺史移文介  
子推廟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琴  
操云介子綏焚死文公哀之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  
所謂隆冬及五日者恐記聞之誤今以百五日為正

左傳云一介行李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  
行使宋方勺云韋陶為大理一本作大李天官書筭  
惑為李徐廣注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李法顏  
師古注李者法官之號李與理通蓋人將行而理裝

也左傳又云行理之命

班孟堅西京賦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李善引服虔注以玉飾因名焉抑何陋也屬玉水鳥名天子以栢梁穴為厭勝故上林諸觀多以水鳥名觀觀即館也見西京雜記此不甚僻而服註乃爾

蹇產西京賦註以為高大貌上林賦則曰屈曲婆娑王褒四子論註以為舞貌然老子婆娑又病態也翠粲子虛賦張揖註衣聲也嵇生琴賦曰則曰鮮色也膠葛即膠葛一註上清之氣一註雜亂貌也一註廣大貌岬岬一註漸平一註險高歲徒子虛賦註羽飾貌封禪書註委頓

也南都賦註羽飾貌蓋隨文詁釋非真有所攷據也

○註謝靈運詩天鷄弄和風鳥也郭璞江賦天雞則云黑身一名沙鷄按詩沙鷄振羽羽蟲也然江賦所云天雞晨鵠鴻鷺鷗馱則非小蟲明矣

龍鍾蘇鶚解以為不昌不翹舉之貌終不能釋字義一云竹名又以為籊籊亦不明其為衰態也

黃銀瑜石傳者謂為一物非也禮斗威儀記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唐太宗賜房玄齡等黃銀帶時杜如晦新亡帝欲賜之以鬼神畏黃銀別賜黃金帶於靈座廣志曰瑜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淘之則分鍾會蜀

堯論云莠生似禾鑰石像金唐高宗上元中詔九品服  
淺碧鑰石八胯帶然則黃銀貴而鑰石賤也今二物不  
聞以爲貨亦鮮有裝飾者豈後世不復產耶按王莽作  
威斗以五色石銅爲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  
師古曰若今作鑰石之爲然則鑰石乃鑄成者也

書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  
一白宅編曰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生  
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釵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  
試之石則正白然則黃銀者其亦丹砂所煉者耶

石蜜非蜜也本草云石飴也生武都此品今不見今  
所謂石蜜者糖精也按唐書番胡國出石蜜中國貴  
之上得其法令揚州煎蔗之汁造焉色味逾於西  
域異物志云交趾之單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水破  
如博棊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蜂之  
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逾輕註云煮而暴之則  
凝如石而甚輕可攷見矣

孟光舉案齊眉按說文几屬也楊用脩引張平子何  
以報之青玉案謂以爲青玉盃且云光一婦人安能  
舉案則用脩以案爲今之案卓耳以案作盃尤無據  
按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以

今度之想是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故說文以爲几屬耳或於案中別置器或徑置食若孟光則力能舉石曰而况一案乎

堯千鍾孔百觚蓋自古言之而高允酒訓稱子思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按百觚故爲過辭一升亦非實錄鄉黨所云惟酒無量不及亂則夫子固善飲者也

宋五行志謝靈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蓋其時人出入皆用門生扶曳靈運但多耳家有宋榻石本右軍大令像贊

冠博衣若半酣狀前後門生二人扶曳之與此正合○古人吉禮尚左唯喪禮軍禮尚右左陽右陰故喪禮右也人左臂力少右臂力多故軍禮右也秦漢及胡元之世承相將軍以下官俱先右而後左秦漢極強元極大秦於金石文及本紀稱右承相去疾左承相斯可證唐玄宗時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右相以李林甫楊國忠爲之而左相陳希烈韋見素取充位而已當始皇及天寶之季亦最強大也蘇秦稱臨淄之中車轂擊以爲盛又樂府註云齊人本好轂擊相犯以爲樂也

涓石梁好畏見已之影以為鬼而驚死

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睢不爭而聽孔子馬為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圍拙說而得疑亦寓言也

漢書高祖五年令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然漢書凡傳皆稱乘不如是分別也不然文帝之從代即位周亞夫之以太尉南討至六傳豈小緩事耶而四馬下足也

古象刑墨黥 淫其面也 怪嬰 凶冠之飾令 共艾畢 以蒼白

今罪人服之也 菲對獲 慎子作緝或為履殺赭衣而不純染衣殺 緣也 亦可謂輕矣

孫棹子曰海人與山客辨其山物海人曰海中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杖不可枝釣魚為舖不足充饑揚用脩全攸此而稍增益之

管仲初相齊以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賓公子開方游於衛季友游於魯蒙孫遊於楚其後復使公子舉游魯開方仍游衛曹孫宿游楚以隰朋為大行

甯戚為大司田王子成父為大司馬宥胥無為大司  
理東郭牙為大諫其最後也以開方游衛十五年不  
省親而勸桓公勿用可謂能用舍人矣

司馬田穰苴傳人或疑之以左氏不載也按晏子云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玄端  
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  
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錯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  
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  
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  
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  
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錯之味金石之  
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  
人臣不敢與焉此事可入傳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而解下裳墨子  
見荆王而文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所好也見劉子名昭

東方曼倩陸沈金馬為大隱朝市之說其流弊至於  
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見本傳充隱者皇  
甫希之也見桓玄傳黃扉隱士者許寂也仕蜀好脩  
鍊見蜀檣杙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  
隱終南有意當世見本傳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

循也遨遊人間見本傳

少陵詩所謂投壺郭舍人者卽與東方朔滑稽而不勝者也西京雜記稱郭舍人能投壺一箭七十餘驍顏光祿載汝南周瓊會稽賀徽並能四十餘驍驍者自壺躍出復以手接之屢投屢躍不墜地也其名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尤妙者有蓮花驍

古樂府有鄭櫻桃篇極言石虎以妓女爲后按晉書載紀云櫻桃是優童也虎溺嬖之信其讒至殺妻及攷十六國春秋則云櫻桃是冗從僕射鄭世達妓也太妃給虎虎嬖之立爲后又二石僞事云虎攻中山

得鄭略妹爲妾信其讒射殺妻崔氏與歌辭合未知孰是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四字頗奇

孟嘗君客鷄鳴狗盜而出秦難楚子發禮善偷者而却齊師

史稱齊文宣在東山飲酒投杯赫怒召魏收於前爲書將西討周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三國典略載其全文曰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方最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

下甲汾流沈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陵王壁徑掩  
長安梟彼兇首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近聞其奸乃欲  
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  
明知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齊主覽收草於兇首  
下足九言曰雖藏山沒水終不縱赦卽此詔也

昔人以王右軍蘭亭詩敘比石崇金谷園詩序云右  
軍甚喜楊用脩嘗得其全文傳之及覽脩文御覽所  
載云吾有廬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  
二百口鷄猪鷺鴨之屬莫不畢備用脩所載缺此恐  
亦未是全文

蔡琰入胡爲胡婦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傳之列  
女賀知章八十六有疾冥然始乞鑑湖爲道士而宋  
祁傳之隱逸蓋脩史者悖節之臣難退之士故也  
杜牧詩豐嶂巧分丁字水按水經丁溪水在泗東然  
福建汀州之名汀亦以溪水如丁字也巴江流亦如  
巴字

沛國劉顯偏精班漢時人目之爲漢聖杜預研精左  
傳時人目之爲左氏癖同一精也一以稱聖一以稱  
癖

歲之爲遂也尺之爲赤也卷之爲弓也雖古書道經



有之然而不可恒用也

荀子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用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子云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晉志稱漢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大駕車千乘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然則武帝世又有一趙飛鸞即柳李夫人之誤也

名山藏書者嵩高山記一石室有自然書及飲食九土之文括畧禹禪會稽山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水經注石山有金簡玉字書禹發之得治水之理吳地記包山中有洞庭深遠吳王夫差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得玉葉上列靈寶經二卷使示孔子曰禹書也吳越春秋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於皇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爲山海經荊州記小酉山上石

穴中書千卷相傳秦入於此而學因留之梁湘東王云  
訪小酉之逸典是也武陵記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  
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皇天塲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  
有藏道經者抱朴子云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  
五嶽真形圖名山五嶽皆有三藏於石室太上真人靈  
寶秘文內符鍾山真人授禹禹更撰定為二通一藏苗  
山一付雲水洞室玉帝七聖玄紀云舊文十五萬藏崑  
崙北洞大洞篇目云鬱儀結隣藏王屋中清虛洞飛龍  
隱訣云飛玄羽經藏峨眉山金太微黃書經云天真三  
皇藏八會之文於委羽山太微天帝藏一通於龜山

相物者陳君夫相馬留長孺相彘榮陽褚氏相牛又  
有浮丘伯相鶴經寧戚高堂隆相牛經嚴助相貝經  
師曠禽經伯樂周穆王諸葛穎徐成相馬經而相馬  
者又有寒風吳相口齒麻胡相頰女厲相目衛忌相  
鬚許鄙相尻代羯相胸脇管青相臆吻陳非相股脚  
秦牙相前君贊相後

解獸語者介葛盧傳見左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衡波傳  
詩云不知黃雀侯瑾字子瑜見實錄又廣漢陽翁仲  
語能免治長災解馬語見論衡李南亦解馬語見抱朴子詹何得牛鳴知牛  
黑而白在角見韓非子廷尉沈僧照聽南山虎嘯云國有

邊事當選人丁見梁

荀勗食飯而知炊者之為勞薪乃故車軸脚也符朗食鷄而知其栖之恒半露又能知鷺白黑毛處可謂玄解若玄晏食麥而云桃李三汁所漬則不難矣○史稱海西公無失德以牀席之言易誣故謂其陰痿廢後生子不育時人憐之按五行志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廢其三子以非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日南方獻甘露又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

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日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已子豈海西真痿耶抑溫之所誣者正令人為謠言也

女子化為丈夫者漢末女子徐登化為丈夫有幻術晉安豐女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遂能御女寧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啓二年鄱縣女子宋乾道三年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括異志廣州蕭氏女大娘子並化為男丈夫化為女子者華陽國志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

王寵之至亡國漢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嫁  
人生一子建安七年越雋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  
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  
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陰勝陽  
厥咎亡洪景盧謂爲釋證南渡後有之不爲災矣偶  
因戊辰年事記此

京房易妖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  
下無後而宋書稱晉有兩女子一陰在臍上一在下皆  
淫而不產晉五行志云有陰在首者居揚州有一男子  
二陽累生俱能行人道而淫 一百五十八卷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四

史記厲王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魯  
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  
行仁義厲王奔於彘諸侯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而  
厲王死太子立共和復歸於衛正義引而闢之曰衛  
釐侯卒於周宣王四十二年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弟  
和襲共伯於墓自殺和立是爲武公年歲不相當以

史記所引為是也。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名和，脩後宣王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餘俱與魯連同。又竹書紀年云：共伯和于王位，又似可據。然所謂衛州共城縣者，兩漢方有之，則魯連亦似贗書也。

襄沔記稱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陽太子於此齋造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按梁武帝破臺城後，

昭明始生，未幾即立為太子，何嘗出督襄陽。文選乃

東宮所編，次於襄陽亦無關也。常熟虞山福地俗名李王

宮七星檜甚奇，中有臺志以為昭明太子讀書臺檜

乃昭明手植，蓋亦此類。

太白詩有云：堯幽囚，舜野死。按續述征記云：小城陽

城在陽城西南半里許，俗云囚堯城。括地志云：故堯

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末德衰，

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

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也。萬章所謂

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又史通云：

蒼梧人風，嫫媿地氣，敲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歷

其途，况以萬乘垂歿之年，而堪巡幸其國，兼復二妃

不從，孤魂溘盡，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

世經堂

九州山人集卷之二十一 世經堂  
王流彘楚帝徒擲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  
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又述異記朝歌有獄臺  
相傳為禹囚舜之宮韓非子云舜逼堯禹逼舜蓋自  
昔有此種議論矣

曹大家云臯陶之子伯益也仲長統昌言秦益後益  
卽臯陶子也按臯陶之後封於六秦趙皆伯益後竹  
書紀年禹薦臯陶於天三年先卒始薦伯益而左氏  
所稱臯陶庭堅不祀之說恐益非臯陶子也

女國無男子照井而感孕生必女子說已近怪矣玄  
中記所載殷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  
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二子從背  
脊出是為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

宋謝鳳子超宗宋孝武嗟賞其才曰超宗殊有鳳毛  
洪景盧載世說五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  
自有鳳毛以為始於此然不若超宗之切也王嘉拾  
遺記稱青鳳言光裘事亦在桓溫語後恐鳳毛別自  
有出處不可曉

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施馬足  
陷橋為閣羅鳳所擒新唐書因之云宓敗死於西洱  
河通鑑所紀則云十二載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深

入被擒全軍皆沒高常侍集詩序則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董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賊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君子以是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因賦是詩宓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

賢臣刻名於琬琰故名琬琰錄然竹書紀年云后桀命扁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馬曰琬曰琰桀愛之斲其名于苜華之玉苜是琬華是琰則琬琰之刻非佳事也又云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伊

尹交遂以夏亡則妹喜以棄而亡國非以嬖而亡國也又國語曰妹喜比伊尹妲己比膠鬲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錢鏐歷事唐及梁唐雖奉正朔而寔三改元一曰天寶見明慶寺院羅尼幢崇化寺尊勝幢吳氏十五始發願文二曰寶大見九里松導勝幢衢州思馬墓誌三曰寶正對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洪氏記之甚詳

齊州山人稿卷之百五十九 三 世經堂刻

然則安重誨之所以削其爵蓋為此也

賈誼過秦論兒良王廖杜赫甯越呂氏春秋云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呂氏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又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也世說云鞭撻甯越以立威名當是一隱而賢者

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一夜者其後至一歲八次月食而仍不拘望此尤異也

漢廷尉主刑獄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

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廬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詔獄水司空掖受秘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而京兆及長安萬年二令各有獄漢儀註獄二十六所光武悉省之其最大者廷尉司隸洛陽獄也今我朝刑部都察院各有獄如廷尉大理止爲平亭之署錦衣衛有獄如司隸其餘五城兵馬司順天宛平大典俱各有獄非人主理官之獄也

條脫臂飾也見真誥萼錄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周處風土記作條達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



等織組雜物相贈遺繁欽定情篇又作跳脫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盪蓋一物而三名傳寫之誤也僧寺言精舍王觀國謂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以為始此非也本見佛經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觀國又引後漢包咸劉淑檀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吳曾引江表傳千古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按謝承後漢書趙昱請處士慕母君公楊奇於緱氏界周磐自重合令還張負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蓋精舍不惟釋門儒與道士俱可用但不宜用之俗地耳

女牆見左傳襄公六年注廣雅睥睨女牆也釋名曰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虛牝壑中之窟穴也大戴禮以丘陵為牡谿谿谷為牝博風屋翼也見儀禮士冠禮注疏

小說有齊諧記見莊子齊諧志怪者也虞初志虞初漢武帝時小吏衣黃乘輜采訪天下異聞夷堅志出列子云夷堅聞而志之唐華原尉張慎素已有夷堅錄張瑞義貴耳集云夷姓堅名也酉陽雜俎小酉山石穴有書千言諾臯記有引梗陽巫臯事者遍甲中經云住山林中呪曰諾臯太陰將軍蓋諾臯乃太陰

之名太陰乃隱神之神也

語云鴈門紫塞地皆在北今人稱北為鴈塞則非也  
荊州記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  
際鴈飛翥至此即回翼唯一處稍下每鴈飛達則矯  
翻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鴈塞地在蜀漢間

三秦記云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齊地記云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城以  
不夜名異之也按班史云有如日夜出當是時城方  
成耳

廣州記云廳梁上畫五羊云高固為楚王相五羊銜  
穀萃於楚廷故圖其像為瑞番禺雜記則云廣州昔  
有五仙騎五羊而至遂名五羊按五羊銜穀楚廷却  
不當以此名廣州也番禺雜記似有理

蜀人見驚異者必曰噫吁嘻晉音尊者曰咄左右應  
曰喏故太白蜀道難表聖休休亭記用之宋玉之些  
子雲之歎乃皆方音也歎乃音襖藹湘中人泣舜之  
餘聲也

陸機草木疏若可按酒務宛陵詩多用案酒字今俗  
云添案蓋出此也

古詩多用流黃機環濟要略云間色有緋紅縹紫流

世經堂刻

黃流黃蓋機中所織綠色耳

詩既醉之章釐以士女注云女有士行也今世俗語

凡畫美婦人皆曰士女

丈夫按禮曰十尺曰丈夫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

言其智膚敏弘教也愚恐夫字訓在先膚字訓在後

未必爾也

趙岐注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追鐘紐也蠡絕

也趙希鵠辨以為非曰追琢也詩曰追琢其章今畫

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蠡剝蝕也今人以器物

用久而剝蝕曰蠡追蠡者禹之鐘欵文追起處剝蝕

也此語大似有理

余見前輩詩語稱罍思及余時有所作詩俱似殿閣

簷角網按段成式云士林間多呼殿榭為復護雀網

為罍思其識誤如此漢書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罍思

災雀豹罍思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於下

顏師古則云連闕曲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罍然一

曰屏劉熙釋名曰罍思在外門罍復也臣將入請事

於此復重思也按作簷角網不應獨災而不及殿宇

第所釋之義終未明耳而罍思二字形類置網又杜

詩罍思朝共落則唐時士大夫真以為護雀網矣又

燕

古今注云罽復思也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  
闕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墻也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以  
爲疑獨黃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立封祀祀下  
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  
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王建通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改明年爲天漢元年  
國號段明年十一月祀昊天上帝圓丘大風拔木改  
元光天仍稱大蜀見檇杙正史不載聊記於此

蜀檇杙記王衍十四年俳優有唱康老子者問李昊  
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落拓  
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容悴而  
卒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名得至寶按樂府雜錄亦  
云康老子者嘗與國樂狎蕩家偶一老嫗持舊錦褥  
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  
得此至寶是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座一室清涼卽  
酬千金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康卒樂  
人歎之製此曲亦曰得至寶又曰得寶子然則得寶  
子之名樂府方備唐莫亦未能詳也

市曰市井風俗通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

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恐未必然或曰古者九百畝為井田因井為市故云然又有鄉井間井之說則以其居近共井而飲也豈在邑稱市在野稱井歟

今自御前以至諸王鹵簿皆有誕馬誕字義不可考程大昌以為袒馬義取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引宣和鹵簿圖誕馬用色帛周果一方氊蓋覆馬脊不旋鞍為證理或近之然有氊帛為飾亦非袒矣今却有鞍轡如常而氊覆之

洗馬洗先也騎而為太子先導也音銑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措大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又曰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溝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然則措大當作醋大曰驢曰醋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為不然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當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猫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見吳下田家志用脩輩能引證之又有三夏以後語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飲水甜如蜜四

九州... 卷之...  
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帶黃葉舞六  
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  
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壑此  
語人罕知之聊記於此

上元張燈三夜其十七十八夜據宋野史俱以錢王  
入賀疏買兩夜按貽謀錄載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  
書上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事區宇又安方當年  
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  
十八兩夜燈

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詔罷中元下元張燈然則  
淳化以前張燈蓋不止上元也

宋高祖劉裕丁巳生庚申即位後至陳隋兵以丙午  
渡江江南亡宋太祖趙匡胤丁亥生庚申即位至高  
宗徙都錢塘元兵以丙午渡江江南亡楊維禎云宋  
太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年與建  
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平江南於乙亥丙子元  
平宋亦同

周興嗣千文有謂語助者馬哉乎也柳子厚文有矣  
馬也者決辭也

蔡邕獨斷云漢承秦法群臣上書俱昧死言王莽盜

位慕古法以昧死為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右軍崇山峻領與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同蓋古字也真誥中亦云領注山領凡山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故古俱作領字

任昉述異記謂堯殛鯀於羽山化為黃能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按鼈三足曰能與熊殊不類鯀之化熊乎抑能乎淮南子云禹娶塗山氏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

塗山氏往見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然則禹亦嘗化熊矣會稽之祭廢熊白殆為此也似不以鯀化故

禹父化為黃熊已亦化玄熊妻死而化為石妾娶於天曰聖姑大抵不經之論然獨禹為多故名神禹

樂彥括地譜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之北野隨畜遷移中國謂之匈奴太史公亦云夏后氏之苗裔其先曰淳維而以獯鬻為唐虞北虜小不同耳

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及將死而不欲委鮑叔以政

曰其爲人也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按劉子謂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其量誠可謂隘矣然能出管仲於死同爲卿讓之四十一年而無倦色不亦賢乎

鼻之下口之上曰人中趙孟頫云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余戲謂此語亦有理但以婦人言之下有雙乳亦豈單竅乎

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飲朝歌鄒陽獄中書亦云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顏氏家訓獨云邑號朝歌顏淵不食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感之墮車按顏子未嘗同諸弟子與夫子異行墨翟惡奢喜儉於理爲近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寢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季路更甚則所爲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竟棄璧而去



然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聊錄於此

學羊欣書者為重臺蓋梁武評欣言為婢學夫人舉止羞澁左傳晡時為僕日映為臺又曰士臣阜阜臣輿輿臣臺臺蓋執役之至賤者重臺者婢之婢也

大戴記公符篇成王冠祝不惟所謂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肅勤高祖清廟陛下永永與天無極識者以為非周制而已其文辭靡不剽倣始皇詔令碑刻可發一笑

許永子進說文稱長安槐里公乘又蒲江石闕刻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曰公乘者百官表於爵級第八言得乘公家之車也

韓退之上詩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吳垞云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鯁魚按此是潮州時上廣帥作非長安也馬人程大昌演繁露引傳燈錄毗奢利王時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被乃得衣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號以為入中國而上日有馬人恐亦非也按俞益期牋云馬文淵立銅柱岸北出有遺兵十餘家居壽洽岍南對銅柱悉姓馬婚姻至今二百餘家言語飲食尚與中華同號曰馬留恐此亦是馬留之類耳又

記得一小說龍戶在儋耳珠崖其人目睛皆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蓋即所謂崑崙奴也

章淵云吳興一村人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為左史丘明後云明為魯國左史弱為邾國大夫以為左乃魯史官丘則姓也此正六朝無識人作可供一捧腹耳何足引以為據

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陸氏埤雅謂雉手字不過丈長不過三丈又雉性妬壟設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為長

漢之廣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救叛逆之誅孫

史字恐史誤

主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廣陵謂王胥也孫主謂權也李頌華嚮不見正史

中興頌復復指期出匡衡傳及何武奏注復復依其舊也上音如字下音福

楚檣杙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用諸御已言而罷乃其辭有吳不用子胥而越乘之何也灼然偽書無疑

述異記言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樹二株大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按顏淵死僅年三十二貧不能槩門人厚葬之豈有預營塚墓手植

墓樹之理

史記豫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言友為何人呂氏春秋則云趙襄子游于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井為參乘襄子進視梁下有人青井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減鉏麇也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本應劭風俗通云賈誼與鄧通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按誼文帝前四年出長沙又十餘年而通始用事了不相及也

昭烈之繼漢非特名義而已寔炎祚之正緒也按異苑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亦一徵也

金陵覽古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於梁上表瑞因名梁殿會稽志所載大禹廟梅梁生花

今其木尚在

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克別傳祖睦蔡邕系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又其女當不止文姬一人也蔡文姬傳所載悲憤詩敘事與邕傳不相合豈邕自從董卓辟而女之嫁衛仲道者為驅掠入關耶

前史皆以先始興不救周伯仁為罪攷之語林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死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然則安平號長者其心事又在始興下矣

宋書稱元凶劭帝即位後生劭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生太子惟殷帝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按周成王生康王在即位後若漢室則無之矣帝乙未即位時元妃尚為次妃生微子後元妃卒次妃始為元妃生紂微子後稱庶紂稱嫡也語見呂氏春秋及鄭玄注若太史公本紀直云啓母賤不得

立少子辛母正后立為嗣

蘇味道摸稜宰相二字不知處按盧氏雜記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天下事方殷公何以變和味道無言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故名摸稜宰相

廣名云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然則寄死他鄉而呼旅櫬者非歟今人倘於書啓詩句間呼旅柩未有不訝以為俗者

跬一舉足也

音奎上聲

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

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也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云一手之盛

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噉飯止數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王僧虔用掘筆以避名似若以為拙字之誤非也字素短而無鋒者曰掘幽明錄王明兒鬼云鄧艾今在尚方磨十指垂掘豈有神又搜神記載荀序十歲於青草湖船落水已行數十里洪波森漫少頃一掘頭船漁父送還之張志和漁父詞作掘頭船蓋掘與掘通也今俗語短盆物亦曰掘頭

西京雜記以太上皇思故豐邑里因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

室放牛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又水經注漢中洋川戚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東鄉追求洋川帝為驛致長安然則高祖慣作此伎倆矣

王濬冲少時父為涼州刺史卒官故吏賻贈數百萬皆辭而不受及至台司好興利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脩家具為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於昔

漢以洛陽為雒陽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土行也水得水而流土得水而軟故除佳加水見魏略詔文

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置之甕投於江後父得而養之廣後不治本親服胡寅少亦不為父所舉伯父安國舉之寅後亦不持父服何姓事之同乃爾

釋迦佛以四月八日生今人多以其日誦經作緣事按攝生月令其日不遠行宜安心靜念沐浴齋戒必得慶又齊人月令其日亦不宜殺草木性服生衣

進溫酒服溫藥豈偶合耶抑互相迷也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三月曲水義對以漢章帝被濯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携之水濱盥洗束皙引周城洛邑引流水以汎酒秦昭王三月置酒河曲二漢相沿以為盛集帝賜哲金五十斤而左遷虞為陽城令虞所謂曉人不當如是也及風土記所載大畧與虞同而云後漢末郭虞三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以上巳二日而三女產並亡時俗大忌故到是日婦人不復止家皆適東流水上祈祓自潔濯然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自洗祓濯除去垢為大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既出始潔之也然則上巳水濱之會蓋不始於後漢其事亦不起於徐肇郭虞二人祓濯之原束皙亦一時附會不能知也

五月五日生者齊相國田文漢大將軍王鳳太傅胡廣晉將軍王鎮惡皆極顯貴其次文學則崔信明孝子則紀邁故不足信也

張幼子嘗示余一石中有嵌空魚形以為奇瑤余謂此不足奇也按水經注石魚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余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輒有魚形

長數寸鱗鬣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然則彼地徧山皆此石矣

十道記蜀中彭亡山後漢時將軍彭攻公孫述於此山戰死故號曰彭亡山按彭本傳彭破公孫述營彭亡惡之是夕為公孫述所刺然則此山已預有之為彭亡之讖非以戰歿而後名審矣

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曰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故晉后妃傳贊抑

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及攷亮傳內却不載此事可謂略矣通鑑云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安在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似亦不及殷說詳覈

易歸藏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釣臺枚占臯陶曰卜吉史記夏后啓筮乘龍以登于天占於臯陶臯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為帝以王四鄉按禹初讓位於臯陶不得乃薦之於天而臯陶薨始薦伯益然則臯陶固未及事帝啓也



桀之亡也以妹喜帝王世紀曰桀日夜與妹喜及宮女飲酒置妹喜於膝上好聞裂繒之聲發萬繒裂之以適其意肉山脯林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竹書紀年乃云桀命扁伐山戎得女子二人曰琬曰琰愛之而無子斷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其不同乃爾

淮南子曰桀之力能伸鐵鉤索其臣推移大戲水殺鼃鼃陸捕熊虎帝王世紀曰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墨子曰紂生捕兕虎指畫殺人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尚書大傳云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民往奔湯乃與其屬五百人徙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紂起師自容閭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萬人距周於牧野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攻血流漂杵蓋與其黨自相格鬪故也周之得大封建異於商亦以有同惡五十國可滅耳然則桀之失人心固甚於紂湯之取桀亦易於武王而紂得禍之慘所以遠過於桀也

風俗通云漢武帝登太山採策即阼之年得十八因  
倒讀之為八十後壽至八十非也帝壽自七十耳  
帝以元封元年封太山五年增封自增封以至後二  
年恰十八年神蓋默喻之矣

唐史昭宗既遷都謂左右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  
飛去生處樂按冀州圖經及郡國志乃紇真山也昭  
宗此語可憐之甚

墓碑生金郭璞預占庾氏之禍至桓元子時果然而  
庾氏滅以為至不祥之兆然賈梁道廟碑生金則晉  
元帝江左復興之瑞也又考魏潁陽碑乃曹丕受禪  
處後六字生金云司馬金行六字者明魏六世而遷  
代也然則生金者皆司馬之瑞而其家之禍也賈梁  
道亦易世而絕又有南風之亂後事出段柯古所記  
尤僻故載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九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五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紀周曰年都元敬謂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稱歲禹貢作十有三  
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  
嘗稱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  
祀按唐開元天寶間改稱載復稱年

王履吉別號雅宜山人按雅宜山舊名娜如元虞伯

生始改名何仲默號大復山人大復山一名胎簪山  
故仲默作文賦七之類多稱胎簪子

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庚子日卒  
於敬王四十一年辛酉夏四月乙丑日年七十三孟  
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  
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正月十五日後之十一  
月十五日也其日日長至鄒人是日廢賀按江以北  
人俱不賀至似未因孟卒日也

王順伯高德基謂姑蘇乃姑胥也凡山與臺皆以伍  
胥得名吳人鄉語以鬚爲蘇故誤曰姑蘇後遂爲蘇

州按續圖經紀云姑蘇臺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  
吳縣西南三十里姑蘇山上山水記闔閭作春夏游  
馬又云夫差作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  
之臺然則姑蘇之或謂姑胥或謂姑餘不可知而始  
於闔閭成於夫差豈得云因伍胥而誤也姑蘇自是  
故名第古以名臺今名驛而正德中纂志書者冠以  
姑蘇却大可笑

樂毅書故鼎子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策新序  
作歷室周官遂師抱磨亦音歷

虎丘山千人石有顏魯公書虎丘劍池四大字米元

章書史以為大字第一。今志亦載之。又刻清遠道士詩有金氣騰為虎語。按唐避太祖諱改虎丘為武丘。虎林為武林。神虎門為神武門。莫脩隋書。凡虎皆曰猛獸。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及武丘寺路等詩。而諸公集中亦有不盡然者。豈臨文不諱耶。抑為宋人校正梓刻也。至於大書刻石。魯公必不爾。其為宋初善顏書者。假托無疑。

常怪蘇長公以學士出鎮金山。作機語不能勝了元輪所繫玉帶於山門。以為非三品所服。及攷葉夢得云。親王宰相皆服金帶。元豐官制行。上欲寵嘉岐二

王。乃詔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先是乘輿玉帶皆排方。故以方團為別。二王力辭不許。乃請加金魚。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始此。然前此熙寧中。復熙河百官班。賀神宗解所繫排方玉帶。賜王安石使服。以入賀。固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復青唐徽宗援例。賜蔡京玉帶。仍排方。以京位太師。故也。京請琢為方團。又請佩金魚。自是何執中王黼鄭居中童貫蔡攸皆橫被此賜。夢得又云。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及攷輿服志亦然。又云。三品以上得用金。玉犀帶蓋常服也。若我朝則正從一品其朝

衣公服常服三帶皆用玉或素或花隨意而尚書二  
品遇特賜皆得繫之其禮覺更優也常服帶通用方  
團 天子黃鞮親王紅鞮人臣黑鞮以為別

石林燕語京城士人俱用青涼傘祥符五年詔親王  
得用之六年兩府亦許用以其有席帽故謂之重戴  
若餘官出京城門許用涼傘必去帽則所謂重戴之  
名以兼用席帽涼傘而得也青箱雜記謂 國初猶  
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李巽累  
舉不第鄉人侮之曰李秀才空去空回席帽甚時得  
離身攷輿服志則云重戴唐士人多尚之蓋古大裁  
帽之製本野夫巖叟之服以阜羅為之方而垂簷紫  
裏兩紫絲組為纓垂而結之頷下蓋折上巾又加以  
帽故謂之重戴宋初御史臺皆重戴餘官或戴或不  
後新進士亦戴釋褐即止淳化二年詔兩省及尚書  
省五品以上皆重戴三司使副則否中興後御史兩  
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之按重戴即席帽  
可以避日石林加傘之說固誤而青箱雜記既云曳  
袍重戴又云席帽自隨亦非也古有席帽山其來已  
久又兩制臣有疾須一服清涼傘亦謂兩府方得用  
之故耳

用脩云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  
多著罽羅全方障之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  
之施以珠翠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  
阜羅巾幘而以席帽油之御雨唐永徽中用帷帽施  
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官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  
面古制薄盡矣然則男女皆有席帽而罽羅之制又  
自小異唐人男子不去席帽而婦人去席帽尤可笑  
也

政和三年以燕越二王屬尊出入百官不避特賜三  
接青羅繖一紫羅大掌扇二塗金花鞍韉茶鐐等物  
以為儀衛又以蔡京辭兩國公封特賜青羅繖塗金  
儀仗等物悉如二王馬前圍子手二百人惟無紫羅  
掌扇耳

阿濫堆蘇幕遮俱曲名阿濫堆驪山鳥也明皇采其  
聲為曲又作鷓濫堆段成式云此鳥色黃一變之鵝  
色如鶯鷺鵝轉之後乃至累變臆前漸漸白蘇幕遮  
胡服也一云高昌女子所戴油帽

陳武帝九錫文妖會震懼遽請灰釘李商隱露布飛  
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引杜篤論都賦燔  
康君灰珎膏

蠶用脩引何子元餘冬論

九州山人雜錄卷之二  
證其非謂曹爽在獄中乞棺與灰於司馬懿其事本  
不僻云云按王凌既除未測懿意故乞棺釘與之凌  
乃仰藥死曹爽幽處第中糧盡告急於懿懿給米肉  
糗餼且以書慰之爽大喜過望未幾獄具夷三族今  
以灰釘事歸曹爽抑何舛也

長安廚門其內有廚官故城門曰廚門如淳曰今名  
廣門也秦王與燕太子丹誓所謂廚門木象生肉足  
謂此蓋門置木象以為觀美耳

彭城故彭祖國也城東北角有層樓下曰彭祖冢列  
仙傳諸書俱言彭祖為殷王所忌西入流沙不知所  
終而此云冢者豈亦橋陵葬衣冠之類耶

陳留風俗傳酈食其有封高陽侯其後酈峻字文山  
官至公府掾按食其自稱高陽酒徒耳高帝號之曰  
廣野君初未嘗封侯而其子疥始封高梁侯改封武  
陽風俗傳誤也

魏興郡壻水南歷壻山溪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  
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  
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伯無子七女造櫛  
酈道元云世人疑是項伯冢按史記項伯名纏封射  
陽侯子睢封後以罪除平臯侯名它碭郡長至曾孫



勝罪除桃侯襄最後封子舍為丞相而四侯中玄武侯者史記漢書年表俱遺之然則所謂項伯無子七女造冢皆妄也班表以桃侯為桃安侯不言項伯名纏應劭風俗通謂六年封楚令尹項纏射陽侯碭郡長項他為邢丘侯邢丘桃安恐不如史記之的然也漢高既有天下未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中偶語以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四日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丙午封周寵以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

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談未必實也

水經沔水又東逕左桑昭王沉水處也百姓於此佐喪言左喪訛也又東得合驛口朝廷驛使合王喪於此也注又有大歛口言昭王於此殮也又東謂之橫桑得昭王喪處也又東得死沔亦言王尸於此也今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臥龍岡上疑在漢末為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

復閱宋人一小說曰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徑樂山北注諸葛好為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即此地也劉和之鎮襄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

推命者有子平五星宋景濂謂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所謂觀命祿而知骨體皆是也况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沿及後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術虛中之後唯子平尤造闡奧五星之說景濂則謂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思經都利益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則今所傳聿思經者蓋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十一曜之說景濂以為無之而吳伯善甄鸞劉孝孫張胃玄之造但七曜而已按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麻衣道者陳圖南游今所謂徐子平則宋末徐彥昇耳其實非子平也

今天下稱孔氏必曰先聖之後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為孔張先聖既七世單傳而漢所謂孔將軍居右者何人耶

洪景廬謂宋時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無出身人蓋任子之類也近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書殊可笑云然則今之中書舍人固當稱為中舍矣

元日飲屠蘇酒從小者起按時鏡新書晉有問董勛者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唐詩稱婪尾則以老者後得酒當有餘以優老見莊季裕鷄肋若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椒酒從小者起則又不在元日矣婪尾又曰唛尾一云出侯白酒令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末坐遠酒行到遲出故連飲以慰取貪婪之義一云唛為燥如鐵出火貴其出色此尤無謂

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宋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神宗作韓琦碑大明太祖作徐達碑孝宗作張巒碑

余嘗見孫兆孺言永順永靖二宣慰酉陽宣撫之民  
至今尚冠白巾云爲諸葛武侯服孝後閱避暑錄載  
所觀唐明皇幸蜀圖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  
爲諸葛武侯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則諸葛之  
道行於蠻貊一至此哉永順永靖皆楚地不知初定  
荊州時抑平孟獲後也今土官正堂皆供諸葛像不  
敢中坐官民守其三約惟謹

趙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曰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

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李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雷鳴如怨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我朝景泰中賜謚忠烈人不能知故附記之

廬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柩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中亦然豈亦五月五日生耶使釋氏得之當又

張大其事若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矣

余嘗怪蘇子瞻職爲尚書學士承旨定州馬步都總管官至端明侍讀二學士而階勛僅左朝奉郎騎都尉又無爵邑以爲怪後閱本傳知階勛不至大夫者以生平不請磨勛故也至攷子由所草行狀則嘗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子瞻生平亦不以入銜故本傳遺之耳

舍弟嘗得一古剛卯有細篆文不能辨余後復得一剛卯製如之蓋純白玉而血侵入赤若鷄冠按王莽傳予前在大麓至於攝格深惟漢氏三七之院赤德氣盡思切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按剛卯殼改也大剛昴以逐鬼也殼改大開堅也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葺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國化

仗茲靈爰既正既直觚既方庶使剛瘳莫我敢當晉  
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當中央從中作孔而文微  
有異顏師古云今往往於土中得玉剛卯按大小及  
文服說是也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  
乘輿諸侯王公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  
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  
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諸侯王以下以係赤絲縢縢  
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卯云云慎爾周伏化  
茲靈爰云云凡十六字然則雙印者兩剛卯也分寸  
文字又當以此為據陶九成則謂當以服注為據蓋

不禁之金刀則莽之所自鑄悔而

奈所有正合長一寸二分方六分之制

相鼎庚申生繼之者韓平原壬申生繼平原

人衛王甲申生繼衛王者鄭太傅清之丙申生每

相長一紀

人有虜廷事實一條虜中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

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責如在廷之臣有忤其

主意者則去衣臥地令侍衛之入以杖箠數足則止

名曰御斷攷金史自平章而下俱然今之廷杖其殆

是乎第古刑不上大夫則士以下亦所不免耳

宋時上梁文有兒郎偉偉者關中方言們也其語極俗

至道九老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  
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  
成皆七十九賜紫吳儆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  
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故相司  
空李昉水部郎中朱昂皆七十一然以蜀寇作不及  
宴其明年昉卒遽罷若洛社耆英則前懷州司馬胡  
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吉皎年八十六前右龍武  
軍長史鄭據年八十四前益州刺史劉真年八十二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盧真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  
渾刑部尚書白居易俱年七十而秘書監狄並暮河  
南尹盧貞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洪景廬謂此  
會有兩廬真蓋誤以真為貞也後洛社耆英則開府  
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  
年七十九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  
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司封郎中席  
汝言俱年七十七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七十六太  
常少卿致仕趙丙秘書監致仕劉几衛州防禦使致  
仕馮行巳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天章閣待制提舉崇

金州山人卷之二十一  
福宮楚建中年七十三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年七  
十二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龍圖閣直學士通  
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俱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六十四援  
盧狄例在會而不預圖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大  
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時出鎮預列而不在會前社  
多高壽而後社名位重樂天又有宴致仕裝賓客九  
十餘王尚書八十餘白為太子少傅劉夢得為太子  
賓客俱七十三潞公又與中散大夫程暘朝議大夫  
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作同甲會在洛社之次年  
杭州在正統間大理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  
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處士項伯  
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勳郎中鄧  
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  
契丹之先一主曰乃呵特一鬪髀在穹廬中覆之以  
氊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始變人形  
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為鬪髀因國人竊視之遂失  
所在復有號曰喝呵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有事  
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  
如後一主曰晝裏眠呵堆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



徐州山人卷之二十一  
世經堂刻  
本史  
一次日復滿二十口皆極怪異見葉隆吉  
不載

先睢陵元公晉書列傳人臣之首其時位太保在太  
傅鄭冲下然以其實考之未嘗任晉官職也內云帝  
新受命祥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  
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瘦羸累乞遜位帝不  
許是終無答也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  
請免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治道者  
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其  
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是終無入朝也  
咸寧初詔太宰安平王孚太傅冲等十二人存銘太  
常配食于廟而獨無公是終不以為晉臣也夫豈惟  
高貴鄉公之慟哭文王之不拜而已

晉史司馬宣王張皇后傳言帝避魏武辟命托以風  
痺嘗一日曬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  
在側后手殺之以滅口而親執爨後欲誅曹爽復詐  
稱風痺爽黨李勝別之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  
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曾臆何仲達之  
善托疾乃爾又太平御覽所引晉書高祖以漢祚將  
終不欲失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遣親信令史微服

於高祖門下蔭息七月七日高祖方曝書令史還報  
魏武遣碑仍敕曰若復不動可便收之高祖懼而應  
命與后紀事牴牾殊甚

王伯順困學紀聞云孔廟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  
服九章攷孔氏東家雜記無之至弘治初以尚書王  
恕言始用天子禮樂嘉靖九年復如舊

在鄖陽迎春日鄉民以三尺木作箍聚土實其中使  
堅而擊之為村歌且舞曰此古擊壤遺法也按周據  
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形如履先  
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

上按壤之為字從土且一中則已何所取節奏而歌  
乎周所記恐亦非是

刻水經者直云桑欽撰新唐志以為欽撰又云一作  
郭璞撰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  
君長晁氏讀書志欽成帝時人杜佑辨之云濟水過  
壽張本壽良光武所更名東北過臨濟本狄縣安帝  
所更名荷水過湖陸本湖陵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  
安本彘縣順帝所更名必後漢人撰王順伯則謂武  
侯壘乃諸葛武侯所營處魏興曹魏分漢中立魏興  
亦非後漢人所撰也其以為郭璞撰者豈用是乎抑

本桑欽撰而後人以意改益之也

王順伯記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貞司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又鄭康註禹貢云碣石在九門而今本皆無之

史稱張歐未嘗按人鼃錯之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棄市廷尉歐與丞相青翟中尉嘉奏也于定國民自不以爲寃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其成獄也

襄陽城枕大江即漢江也按陸澄地里記云襄陽無襄水十道志荆楚之地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為襄故陳水之上流亦名襄水無定名也今楚中不聞有此說

漢宣帝圖畫功臣霍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按漢宮殿疏天祿麒麟二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者三輔故事則云天祿石渠二閣不言麒麟閣也光武畫功臣鄧禹等於雲臺不言閣也按洛陽地志云雲臺高閣十四間唐文皇畫功臣長孫無忌等於凌烟閣初名戢武閣後昭宗徙洛陽宰相柳璨奏四鎮元帥梁王勛業冠右可創一閣圖畫以旌之詔曰魏賞彭

陽之功別創紀勳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嘉崇德之  
樓式視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於皇城内擇善地  
別造凌烟閣圖寫賜名天祐旌功之閣蓋閣成而篡  
弒遂矣真功臣之辱也凌烟名亦不雅秦二世爲之  
欲與南山齊者

大業記載煬帝命虞世基等撰造郡邑圖志一千二  
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樣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  
首有山水圖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城隍則卷首有  
公館圖圖上題書字及細並用歐陽肅書肅卽率更  
令詢長子草隸爲時所重書家載詢子通而不言肅  
蓋肅重於隋通重於唐也

語云汗青又曰殺青風俗通殺治也治竹作簡書之  
耳新青竹有汁易蠹故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  
汗汗者去其汁也

索虜拓拔氏爲李陵後見宋史云其國俗極諱之至  
本史則以爲黃帝昌意之後

廣記載世說李元禮冽冽如長松下風周君颺颺如  
小松下風按世說元禮肅肅如松下風無此語

通語諸葛亮見殷禮而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  
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木今之僑盼也用脩尺牘

云殷往嗣今之僑眊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晉書王敦與導書云溫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下云表諸奸臣以嶠為首下云募生得嶠者當自板其舌司馬通鑑云溫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板其舌用脩尺牘亦因之故記於此

偶閱張伯雨贈紐憐大監詩跋云曾疏請以蜀文翁之石室楊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為甫請得賜謚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按元史有紐憐傳而不載此事又杜甫之謚文貞亦出奇聞

菩薩蠻詞注陽編謂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

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優者作女王曲音詞宛暢傳於樂部按此詞太白集已有之何得言大中初貢也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趙里皆歷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新唐書盧鴻當為鴻一見舊史與中嶽劉真人碑內所書同南齊張融云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一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名取此見困學紀聞亦可謂好奇矣

韓退之子祖改金根車為金銀車貽笑於世二子縮  
衮皆擢第衮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  
狀元衮者史亦闕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

今吳郡之長洲一名茂苑獨王順伯以為古之長洲  
此地云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  
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  
吳王曰長洲之苑韋昭以為在吳東蓋廣陵之吳也  
長洲名縣始於唐武后時萬歲通天中此說似可據  
漢杜周傳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鹽鐵論  
三尺四寸之律曹褒新禮亦寫三尺四寸簡三尺

者舉成數也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風俗通云俗說兒墮  
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杜氏註則云寐寤而莊  
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論語逸民於朱張不論其行王弼註朱張字子弓即  
荀卿以比孔子者也

宣和中以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聖字為名者通  
行禁止尋又用給事中趙野奏禁君皇天三字再禁  
龍王主玉凡八字蘇之承天寺改為能仁寺見中吳  
紀聞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欲立為后弗果帝大漸即自  
經於幄中張祜集載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帝疾亟才  
人為帝歌河滿子曲甫發聲腸斷而絕或以為一人  
或以為一事李衛公兩朝獻替記則謂自上臨御王  
妃有專房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歿群情無不驚  
懼然則才人者固於晏駕之前不良死與傳所記大  
不同

楚昭王避吳師自郢涉睢濟江入於雲中遂奔鄖鄖  
即鄖子國在宋為安州今為德安府非今之鄖縣也  
雲中即雲夢地江南為夢江北為雲郢本楚都在江  
陵北十二里紀南城所謂南郢也陽春白雪之倡在  
是矣今之承天初為安陸蕭梁唐宋為郢州所謂北  
郢也其在楚非都會地然則郢曲仍當歸之江陵乃  
為當也

王楙云唐時揚州為盛通州為惡而引元白之詩所  
謂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又云折君災  
難是通州又云黃泉便是通州郡蓋指今維揚之通  
州也不知元微之之通州司馬在蜀中其全集可攷  
○唐遺史載賈島於逆旅中不識宣宗忤旨謫遂州  
長江簿北夢瑣言載溫庭筠亦於逆旅中不識宣宗

許旨諱方城尉據言謂島所忤武宗非宣宗也島死於武宗世遺史所載似誤第以未登第舉人而得官簿尉皆有諱詞其時制度有不可曉者

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勇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傍支也則渾戎衍經野客叢書云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裔後漢隱士霸之後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裔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之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濬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六

每見史傳稱百六陽九而不得其說按洪景盧續筆云以曆志攷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九即當承百六而言所謂災歲蓋不止陽九也及攷張世南游宦紀聞

弁州山人稿 卷之百六十一 世經堂刊



所載王湜太乙肘後備檢則云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與景盧所記不同而甚有理又曰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湯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得百六之數三此所謂應者也舜禹至治得百六之數七周成康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已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得陽九之數六不降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得百六之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數十五唐貞觀得百六之數二此所謂不應者也余嘗以此試楚士無一知者又有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卽元元也訛而爲二耳又云楊孟文石門頌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耽碑元二坎軻人民相食趙明誠云若作元元不成文理然徧攷曆數書無之愚竊謂恐卽入元百六而爲陽九次爲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爲元二耳姑記以俟知者

靈寶經陽九百六劫之大者也陽極於九故云陽九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卽陰六也小則三千三百年次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八十一萬年爲劫終也又洞玄運會經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道跡經言陽九者天旱海涌而陸焦百六者大水海陸而陵淵按道經所載陽九百六又稍不同附記於此宋姚宏校戰國策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其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陵王游大陵夢處女古瑟之類略可見者今本所無也至於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

梁書蕭琛爲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唯齋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舊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作隸作篆琛甚秘之後以餉鄱陽王範乃獻於東宮又劉之遴傳太子令之遴張纘到漑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上十事云案範本永平十六年

五月二十一日郎班固上而今本無序傳稱中篇今本止稱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範本云雅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範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在西域後範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之玉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範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前今本韓彭等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鯨徒越亦狗盜芮隱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範本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範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

卷攷今刻行之書唯今本而範本固不存也然大約亦可取正吾嘗欲去史記之褚先生與司馬貞而訂為書及以鄱陽所上漢書卷數校刻之唯解音釋義不存似亦可攷而補也書此以俟

孟子所稱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按所嫁乃闔閭長子名終纍俱早亡葬常熟北二里海隅山東南嶺葬畢化為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其門曰齊門今吾郡猶存化龍事雖恠誕第夫差不聞齊女為夫人則終纍為得之意是闔閭破楚後景公畏而文其子也

畢猶山爲太宰伯詒葬地後勾踐滅吳以詒不忠於所事僂之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皆同然按左傳哀之二十二年越滅吳至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詒而納賂焉乃止杜預註曰詒故吳臣也豈越初感伯詒內應之恩而用之後始僂之耶

壬寅暮秋余游西洞庭登毛公壇見所謂丹井石臺遺跡求所謂毛公者而不知其名尋入林屋洞訪靈威丈人之跡而不知其姓今見錢氏所寄陸廣微吳地記毛公卽靈威丈人名萇始爲之一快旣而思之

恐未真也又有云般若臺晉穆侯何曾置按何曾封安成公謚曰孝當其卒於晉時吳尚未平也曾何得來此又永定寺梁天監三年蘇州刺史顏彥先置禪房寺宋建武二年蘇州刺史張岱置按晉初有顧彥先天監初不聞也是時吳郡屬揚州不稱蘇州又不設刺史宴聖寺梁天監三年司徒長史吳郡張融捨按融卒於齊不及梁天監也公孫接田彊古冶子死於齊何得葬海鹽東十五里又古樂府載其墓在蕩陰里甚明靈巖寺爲晉太尉陸玩捨按玩官司空贈止本官非太尉也又稱葬鷄籠山在吳縣西北按旣

稱陪陵葬當在建業支硎山支道林隱此後得道乘  
白馬升天而去按道林性愛馬故山有洗馬澗未嘗  
升天也又諸樊立至夫差沒一百七年按壽夢卒以  
襄十年二十二年而夫差沒凡八十九年記俱誤也  
秦相范雎初但知有張祿而已至須賈入而真姓名  
出陸遜初名議至為荊州牧始名遜袁粲初名愨孫  
為侍中始名粲明張孚敬初名璉為少傅以上  
嫌名改為孚敬姚崇初名元之又名元崇最後名崇  
三名俱拜相明馮勝初名國勝次名宗異最後名  
勝封宋國公

史稱博陸侯不學無術廢立大事伊訓明徵乃問古  
有如此不至答變生兄弟書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  
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以囂為兄良  
為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笱楚大夫唐勤一  
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  
文長蘧一生二男勝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  
竝以前生為長此又近似該博老儒何也

王莽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  
達六藝魏都叔淳于倉奏方不學而文能讀誦論義  
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衆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董

虫莢射無不知者天下謂之聖人然則方之才技當  
在曼倩公明間而遺言行跡不甚著定是蚤夭耳  
禰正平氣高一世如荀文若之類無所不詆譏僅與  
孔楊善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無足  
言者其至荊州獨見趙戩而歎曰所謂劍則干將莫  
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戩在三輔避亂  
之荆依劉表而名不甚著故記之伯喈重王仲宣時  
亦在荆土而正平不稱許不可知也

陸士龍詩故不如士衡耳至本傳所載范陽盧志於  
衆中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  
璣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  
此哉機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不知耶議者以此定  
二陸優劣竊恐未爾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  
誰多也彥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  
抗後彥為交州餉士衡兄弟士衡將受之士龍曰彥  
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乃止此  
段事絕同乃大相及何也要之致嚴取與覺士龍為  
勝

漢告反之典封列侯為過盛韓信彭越皆呂后使人  
告之也而彭越舍人傳不載姓名其人亦不封告信

者樂說封慎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賈之而始弃  
市國絕告英布者賁赫封期思侯享國二十九年無  
後按告彭越舍人當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而  
慎陽過享乃尔天道似未有知也

石敬倫每與王處仲入學戲見顏淵像而嘆曰若與  
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  
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讐牖  
語人蕭敬範為湘州好賓友酣醺終辰座客滿筵言  
談不倦嘗謂湘東王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  
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  
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二語各  
有致未可盡非

沈休文又處端揆有志台司與徐勉最善乃以書陳  
情於勉其略謂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  
恩奪又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  
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  
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  
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  
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豈能支久若此不休  
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言表聞乞歸老之

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恐是策勉為  
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不許但加鼓吹而已是休文  
一衰病老公不知止足者也大是殺風景事而後世  
因瘦腰一語誤入詞調呼之為沈郎又以為風流之  
症極大可嘆沈語曲盡老態故略存之

王莽初改匈奴單于為恭奴善于改囊知牙斯名為  
知後以其叛改為降奴服于黜高句驪為下句驪武  
嬰改突厥默啜為斬啜契丹酋孫萬榮為孫萬斬閏  
篡之人舉動相同乃尔

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毅時在也趙明誠錄云漢  
碑生而稱諱者甚衆不特此又父母亡曰考妣而漢  
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哀哀考妣追惟實靈卜商號咷  
琴子失明爾雅云父為考母為妣郭璞既引禮記生  
曰父母妻終曰考妣復援諸書以為非生死之異  
稱猶今謂兄為彘妹為媚耳筆此以俟考

楊大年談苑云千文字題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  
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尔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  
勅至唐顯慶中有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  
名始定據此可發一咲而趙明誠乃舉後周趙文淵



華嶽河瀆碑書奉勅撰以辨之此又不必尔也按南北二史人主命令俱謂之勅北齊樂陵王百年因習書書數勅字聞之武成發怒召入殺之又齊廢帝倖臣徐龍駒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畫勅此豈僻事而楊不知之所謂不經鳳閣云云者正以阻抑內降之勅云尔

東昏侯三妃梁武初以潘妃不從賜縊欲留余妃納諫以賜王茂而不能已納吳淑媛七月而生蕭綜以自疑叛北良可嘆綜事極難處人至此豈非不幸耶

○王粲乃畢萬之後至惠王之子以王爲

太子晉之後五侯則齊田和之後田即陳氏陳之先爲舜故新莽以姚嬀陳田王氏爲宗室而已自取王所女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沉女亦此意也

吾鄉陸象孫謂投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故爾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其自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褒拜亦通

野客叢書影字古用景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

戰陣之字古用陳王右軍小學章旁作卑為陣隋國  
隋州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遁走去疋作隋疊字古作  
疊王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作疊古之對字辛下  
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罪字自下從辛始  
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劭字從刀劉宋  
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為召乃遂改刀為力其說頗新  
而可據然亦有不盡然者帑紙二說尤穿鑿故不復  
記

山海經曰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北多有林焉名  
桃林其中多馬多馬而放牛於其野亦可笑也又春  
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以備秦以  
曲沃之官守之故曰曲沃城非曲沃也然則此為放  
牛地矣

沈佺期詩有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今  
本作青山非也佺期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序云按  
九真圖崇山距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  
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缺缺藤竹明昧有  
三十峰夾水直上十餘仞所謂放驩堯於崇山者蓋  
此地也一統志云崇山在慈利縣西三十里即放驩  
堯之所

一統志黃山有劉宋謝晦廟晦刺荊州曾過黃山顧  
瞻父之後卒柩過不肯去因葬焉民為立廟宋封顯  
應公本朝定祭以八月二十九日晦逆臣也本末甚  
明宋人既不之攷而洪武天順諸禮官儒臣皆似目  
無古人者可笑可笑

淮南子馬聾蟲也用脩以為奇語按龍無耳牛耳皆  
實其聽皆以角可稱聾若馬則彼此能相語何言聾  
也

如淳漢儀註及胡母敬俱云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  
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凡天下計出先上太史副上

承相此言誤也太史令六百石一云千石遷之自傳  
云夫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東南不得與  
從事發憤且卒此豈位在丞相上者至所報任少卿  
書中所謂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  
輕也又云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又可徵矣所謂計  
書先上太史副上承相蓋上之天子而太史其守藏  
者也

陸子淵謂宋太宗平列國所謂裸將之士頗多無地  
處之於是設六館脩大部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部

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別脩  
廣記五百卷按三大部即御覽廣記英華也冊府元  
龜脩於真宗朝

姑蘇志載朱勔事其一葉氏筆衡云黃策為兩浙漕  
使被旨籍勔家策故遲其往且聲言曰朱節使非他  
人比罪不過進花木耳所以遣我者亦以鄉人故也  
朱氏遂稍得為徙匿計吳中舊事則云勔敗檢其家  
資有黃發勾者素與勔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  
人婦女悉驅之出小民之家無敢容納其紀事之不  
同如此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為失計  
者王應麟則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  
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  
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是攷之勃  
誅諸呂之計已定若為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  
耳吳興陳寔則云淖齒弑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  
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  
者四百是勃之先已有以袒右令衆者今以袒右當  
受刑則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應麟之考據自以為  
得情而不能不屈於陳氏矣然皆未得其情者也勃

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  
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  
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  
人心之向背哉

唐書皮日休後仕黃巢爲學士以造讖文致忤見殺  
按日休後實遁於吳越以善終其子曰光業爲其國  
丞相見陸游集

吳越春秋楚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遣使者駕駟馬  
封函印綬往詐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  
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

耻反遇奢爲國相封二子尚爲鴻都侯胥爲蓋侯按  
楚雖僭稱王其令尹公子雖至貴親未有封侯者也  
○今人不識字者稱不識一丁唐書有挽兩石弓不  
如丁王楸攷謂个字之誤引續世說謂此个字及張  
翠微考異亦謂个字又引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  
十字語劉知幾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復以爲十字  
之誤恐俱未然莊子謂丁字有尾丁尾左引非右引  
也然則莊子亦可謂不識一丁矣又秦符堅載記太  
元七年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  
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

集州山人種菜卷之一百六十一  
世經堂刻  
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  
名不虛得因擢爲上第豈其時謂平子擢上第而不  
識丁字耶

余以癸酉之楚江行過黃州觀有浮而編竹木筏者  
連十餘家鷄犬相望亦有豆棚瓜架之屬取陸務觀  
江行記考之當時筏猶大鋪以土可種菜今不爾也  
聞洞庭湖中大者尚可種菜楊用脩引周禮澤草所  
生種之芒種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  
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葑泥附木架上  
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着上刈去其

蔓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其田隨水上下  
東西故南方有盜田復引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  
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  
曰自然非葑田而何余按嵇含草木志薤葉如落蘇  
而小性冷而味甘南人編葦爲筏作小孔浮水中則  
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中隨水上  
下實南方之奇蔬也含亦引江賦自然嘉蔬語然僅  
一種菜耳今謂爲葑田恐王氏旣誤而用脩復承之  
且璞辭明云標之以翠藟汎之以游菰鱗被菱荷攢  
布水菰翹莖瀼蓋擢穎散裏蓋菱芡石華之屬耳此

豈封田也吳中有門曰封廣韻注去聲孤根也吳中  
有封田蓋水田耳若謂浮水之田可以連畛接畝未  
必有之

市巷人俚歌稱楊業之子曰楊六郎延昭延昭之子  
宗保宗保子文廣征南陷南中其事多誣罔及覽宋  
景濂所撰楊氏家傳楊端者其先太原人仕會稽爲  
望族徙寓京兆唐末南詔陷播州端應募往復之遂  
有其地傳子牧南牧南傳三公三公傳次子實實生  
昭無子時宋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充廣使廣西與  
昭通譜以其子貴遷後之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

後也貴遷子光震光震子始名文廣後至粲而大造  
今爲播州宣慰使按宋史延昭初名延朗仕至保州  
防禦使高陽關副都部署有子曰文廣從狄青南征  
爲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累遷定州路副都總管以  
沒今家傳所記以子貴遷後楊昭者當廣州鈐轄時  
耶家傳不言文廣而云延廣蓋以第三世復有文廣  
故諱之耳宋史又不著文廣有後與否本朝楊武襄  
洪子俊從子信能俱有威名故人以附會業延昭輩  
稱楊家將却不足論

今徐州下百二十里爲呂梁洪水勢險急漕河之喉

咽也莊子所稱呂梁在呂梁縣南泗水之上有石梁  
馬故曰呂梁也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後漸平細  
又水經注南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  
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巘層岫迂澗曲涯  
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飈湧雲馳雷濟電  
洩震天動地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人知徐  
之呂梁洪而不知呂縣離石之兩呂梁洪也

沈佺期詩玄菟城南秋夜長或以為菟作平聲非也  
按袁紹典略睢固字白菟屯射犬或戒固曰將軍字  
菟而此邑名犬菟見犬其勢必驚宜急去菟不從為

魏太祖所破誅然則菟當為兔從兔呼廣韻於去聲  
注草名又虜複姓而不言與兔通故記之

太公望為汲人縣民杜宣白崔瑗令曰太公生於汲  
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今臨此國宜正其位  
以明尊祖於是立壇祀之何其迂也不虞人以崔杼  
致譏乎宋仁宗無子有一臣僚上言程嬰公孫杵臼  
共存趙宗而血食水絕所以後宮鮮胤乃詔封侯廟  
祭仍遷此僚一官前後事俱可笑

十二屬取牛鼠之類或以為形體有缺不全如鼠無  
膽牛無下齒虎短項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



羊無瞳猴無脾雞無外腎狗無腸猪無筋之類而亦有未然者。賜谷漫錄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龍五爪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爲名牛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雞四爪猪四爪。王充論衡則云五行之氣有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也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

此說尤似不經都元敬辨之甚悉

羯鼓錄雖存無有能傳其法者開元帝最爲妙絕宋璟裴冕李臯亦精其理宋元祐中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曲其人死遂絕又有尺八者小說所載酒令遙望漁舟不隔尺八又明皇在仙宮以好吹尺八謫人間沈括云馬融笛賦空洞無底刻其上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楊用脩云六孔旁一孔加竹木足黃鍾一均或謂之尺八管然則尺八亦笛類也

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

增補

鼻州山人集卷之三十三  
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女子黃門無勢亦無鬚

晉人喜服寒食散云服之使人神志開朗至病發則云散發反以為貴證又喜服五石散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無食五石宜急焚其方以絕萬世之禍

沈括言唐人詩多有言吳鉤吳鉤者刃也今南唐用之謂之葛黨乃按吳越春秋闔閭既寶莫耶復令國中作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

成二鉤請宮門求賞王問其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以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皆飛着父之胷王大驚乃賞百金遂服之此吳鉤之所由名以為彎刃似也

陸士衡文集所為周孝侯墓碑其自西討以前皆可據獨所謂絃盡矢絕番係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而怒曰此是吾按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其下却云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縈帶之勢早擬連踪莫不梯山架壑極眉來歸戎

士扞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又云元康九年回疾增  
加奄延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  
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  
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項  
京城地五十畝為第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  
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  
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娶盛氏有四子靖  
玘札碩此大可怪按本紀永熙七年處及齊萬年戰  
敗績死之詔贈官爵賜賚卹母俱與碑同但所謂回  
疾增加奄延館舍何說也且惠愍懷元俱無元康九  
年號而元帝為晉王之歲追謚處為孝侯今所謂建  
武元年者其明年也士衡以太安二年為成都王穎  
所殺又十五年而為建武元年何舛謬如此豈士衡  
先為文成其家至建武後始立碑諱戰歿而改其辭  
又增太安以後詔令乎傳言三子玘靖札碑言四子  
最少者碩

尚書之尚本當作上音讀或云秦時人臣避上字故  
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若二十八宿音秀則洪景廬  
以為當如本音且引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  
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按宿之音秀

此音誤之蓋元人詞曲皆入秀字去上韻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字而以近徐州故別呼爲南徐州北音之謬若此

晉人如溫太真桓元子宋武帝之類皆好六博博唐名相如房玄齡姚元之之類微時亦皆爲之韓昌黎以道學文章自任尤所篤好其所著畫記云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碁幸勝之是也張籍與昌黎書云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爲歡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客人之短如在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昌黎報書止言駁雜而不及博塞蓋亦有所諱也

用脩謂首字有十四音景廬謂委蛇有十二變俱可稱引證之博矣

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疋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爲束帛亦非也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

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國中皆  
餓死以理言之當是靈王也然謂宮中多餓死則近  
楚王之好細腰謂女子也其臣何故三飯

隋書許智藏傳秦王俊有疾上馳召智藏治之王夢  
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  
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  
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癰不  
可救也俊果數日而薨及考秦王俊傳俊頗好內妃  
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由是遇疾徵還  
京師明年薨妃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家然

則夢中故妃崔氏何人也其自相矛盾如此

魏志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至馮  
熙與常伯存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按漢熹  
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棠谿典等正定六經文  
字邕自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魏武定  
四年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  
得半然則馮熙常伯存所損十之二三而墮水者又  
三四也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為軍人破  
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皆沒存者破作橋基隋開  
皇六年自鄴洛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

立於國學不果大業之亂多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鳩集之十不一存然傳拓之本猶在趙綽云唐造防秋館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又宋初於唐御史府掘得十一餘石黃伯思見尚書二百三十六字董道見論語第一及第十四一石二百七十字十八至二十一石三百五十七字趙明誠有千餘字謂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乃魏時所建不可知然前輩所記關中藩司尚有數石而余嚴訪之俱無踪跡豈其存者亦為柱礎之類耶為一慨而書之

今世稱三蘇曰老泉東坡頴濱石林燕語則云蘇子

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子由自嶺外歸許下號頴濱遺老亦自為傳家有遺老齋葉夢得之言恐自有據

唐有四元崔延翰又為制科首也宋三元則王丞相曾楊學士真馮樞使京金孟學士宗獻元王憲僉宗哲明商少保輅若歐陽少師脩則本州及太學禮部試稱三元而廷試在第五非真三元也

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一

蘇州山人稿

卷之五

世經堂

